



米饼香

●练云娣

刚拆开快递盒,一股醇厚的焦香便顺着空气漫开——是母亲从老家粤西寄来的炒米饼。还未打开瓷罐,手机铃声便响起,母亲的声音隔着千里传来:“米饼要装进密封罐里,别受潮。饼硬,慢慢嚼才出香,别贪快噎着……”母亲的叮咛,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,故乡腊月里的民俗烟火,清晰如昨。

在粤西乡村,炒米饼是过年最具仪式感的民俗符号,祖辈相传已有上百年。老一辈人说,炒米饼寓意“五谷丰登、生活圆满”,腊月做米饼、送米饼,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年俗。

记得儿时,一到腊月,村头的晒谷场便热闹起来,家家户户都搬出竹簸箕晒米,木质模具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,炒米的“哐哐”声、敲打模具发出的“嗒嗒”声,交织成故乡的“年谣”。这小小的米饼,是走亲访友的首选礼,是邻里互赠的情谊,更是宗族团聚的见证,每逢除夕祭祖,供桌上必摆着一盘印着“福”字样的米饼,祈

求来年平安顺遂。

腊月一过,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早早就挑选好圆润饱满的优质大米,用清水淘洗数遍,摊在干净的竹簸箕里,端出院中的晒谷场上。冬日的暖阳洒下来,白胖胖的米粒闪闪发亮。她握着竹筷,一下下轻轻地翻动,直到米粒摸起来干燥微凉,才小心端回厨房。灶火生起,铁锅烧热至冒出白烟,母亲快速将大米倒进去,湿润的米粒起初抱团黏连,她握着锅铲不停翻炒,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在厨房里回荡。不多时,雪白的米就染成了诱人的焦黄色,淡淡的焦香顺着锅盖缝隙钻出来。馋得我们兄妹几个扒着灶沿,伸着脖子往锅里看。母亲笑着说:“别急,好味道要等。”这炒米饼的手艺是外婆传给她的,外婆常说:“炒米,就像过日子,急不得。”

调粉揉团,是母亲的拿手活。熟米粉、香脆的花生碎、熟黑芝麻,还有自家熬制的红糖水,一并倒进盘子里。母亲用筷子搅拌均匀,再缓缓淋入糖水,手掌贴着

粉团反复按压揉搓,不多时,一团不软不硬的粉团便成型了,抓之成团、捏之则散。我们兄妹几人总是围着灶台打转,时不时偷吃一点“原材料”。邻居家的婶娘也会带着自家的馅料串门,到你家借点芝麻,来我家匀点花生,说说笑笑间,便备足了材料,真是“一家做饼,百家帮忙”,米饼香里藏着浓浓的人情味。

最费力也是最具仪式感的,是用木制模具压饼。那模具是爷爷传下来的,黑沉沉的枣木上,刻着“福”字和缠枝莲纹样,木柄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。母亲把米粉均匀填入模具,握着擀面杖来回滚动按压,手臂鼓起淡淡青筋,额角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。直到米粉被压得紧实平整,她才拿起擀面杖轻敲模具两侧,“嗒嗒”几声,印着“福”字的米饼便脱模而出。父亲和母亲并肩压饼,爷爷守在灶台边添柴。一家人分工协作,其乐融融。

刚出炉的炒米饼热气腾腾,米香、糖香、花生香交织在一起,飘出了厨房,引来

了附近的邻居。有的拿着自己腌制的酸菜,有的端着刚蒸的年糕,笑着说:“你家的年味都飘到我家了,我来换块米饼尝尝鲜。”母亲赶忙搬来小凳子,跟邻居闲聊:谁家的孩子快回家了,谁家的腊味晒得好,谁家的春联已经请村里的老先生写好了……我守在一旁,把未放凉的米饼放进嘴巴。母亲嗔怪道:“真是只小馋猫!”伸手擦擦我嘴角的饼屑,眼里满是宠溺的笑容。

母亲会把凉透的炒米饼装进瓷罐,一部分留着过年招待亲友,一部分要装进红绸袋里,作为年初二回娘家的礼物——这也是老家的规矩,寓意“带福回家”。年夜饭,米饼被整齐地摆进果盘里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你一块,我一块,慢慢嚼着,米饼的香甜在舌尖化开,夹着家人的笑语,那是团圆的味道,也是幸福的味道。

这些年,我吃过不少花样翻新的米饼,机器制作的米饼外形更规整,口味也更多元,但始终不及母亲做的米饼有味道。原来,机器制作的米饼,少了母亲的期盼,少了村头晒谷场的阳光、少了柴火的气息,也少了老家代代相传的技巧。这小小的炒米饼,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芝麻、花生与米粉的混合。它是亲人的牵挂,是新年的甜,是故乡的味道,更是民俗文化的载体。

如今,吃着母亲做炒米饼,我想起家人的牵挂,想起故乡的烟火,想起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与温暖。



我愿做一棵树

●谭梓健

入冬后,街边的树便渐渐褪去了最后一点繁华。我每日从它们身旁经过,总觉得此时的树,与别的季节不同。春夏时节,它们是喧哗的,用一身的蓊郁与繁花,急切地同世界交换着话语;到了秋天,那是一场盛大的告别,色彩斑斓,像一场醉了酒的倾诉。唯有冬天,它们静默了,将所有的言语都收拢进虬结的枝干与深埋的根须里,只用一副清瘦的骨架,坦然地站着。

看一棵冬天的树,最好是在有风的黄昏。风是冷的、利落的,吹过那些光秃秃的枝条,发出“呜呜”或“咻咻”的声响。树枝随风摇动,那姿态却毫不瑟缩,反而是一种从容的摆动。它们不再有树叶的缓冲与修饰,每一根枝条的迎拒、每一次摇曳的弧度,都直接、清晰,充满了线条的力量。你会觉得,那风仿佛不是从树间穿过,而是在擦拭一棵树——擦去它一年来沾染的尘嚣与浮华,露出它本来的模样。

若是无风的晴日,冬树便是一幅静物画。淡金色的阳光薄薄地敷在枝杈上,在灰色的水泥地面投下错综交织的影子。那影子干干净净,疏疏朗朗,没

有任何多余的涂抹。我常会停下脚步,看那影子慢慢拉长、变形,像一幅缓缓流动的画。树的影子是它脱下的另一件衣裳,一件用光与暗织就的衣裳,比它夏日的浓荫更显禅意。这时,你会注意到树皮的细节:粗糙的、皴裂的,颜色深深浅浅,像老人手背的脉络,也像一幅沟壑纵横的地图。每一道裂痕里,都藏着过往的风雨、承受的霜雪。

不过,我尤爱看那些独自站立在旷野或坡地上的树。它们远离了同类成林的相互依偎,也避开了城市灯火的温情映照,就那样孤零零地撑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远处的山是黛青的,天是旷远的灰蓝,枯寂而土黄的大地便成了这宏大画卷中唯一的主角,也是唯一的标点。它不言语,却说尽了千言万语。那是一种“天地一孤影”的苍茫,却也是一种“我自立于此”的笃定。

人们习惯于赞美春日里的勃发、夏日里的丰茂。而冬天的树,启示着另一种生长:向内、向下、向寂静处去。当繁华落尽,喧哗止息,生命才得以直面最本质的追问。它不再急于抽枝散叶,去迎合阳光或目

光;而是将气力缓缓收归,滋养那些看不见的根脉,巩固那沉默的骨干。这是一种蓄积、沉思、为未来某个时刻默默准备着的生长。它的年轮,就在这看似凝固的时光里,悄然增添最坚实的一圈。

夜深归家,路灯将道旁冬树的影子,斑斑驳驳地印在路上。我从那些交错的枝影中走过,穿过一道由季节编织的拱门。也许,人这一生,也需要这样一个“冬天”。不必总是热气腾腾,鲜花着锦;允许自己有一段沉静下来的时光,像一棵冬天的树,褪去浮华,直面风霜,在孤独与沉默中,审视自己的枝干是否坚实,根系是否深广。这样的生长,看似缓慢,甚至有些滞重,但那筋骨里悄然增强的密度与韧性,才是支撑此后所有繁华真正的力量。

于是,在这个冬天,我愿学着做一棵树——不抱怨寒冷,不畏惧萧条,只是静静地立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,将生长这件事,交给沉默的根与坚韧的梦。我知道,当春风再度叩访,那满树的新绿与芬芳,必源于这个冬天每一寸不曾虚度的、向下的深扎,与向上的渴望。

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

春山可望

●邱杰超

剪纸为燕,贴窗云飞
见院子的雪消褪,雁正南归
画一座山,遥看草色
有新的花朵静悄悄地开
开在你所在的地方

再次想象和期待
与你围炉,草木皆柴火
暖手脚和身心
听春芽写信寄东风
我祈求风调雨顺

远山如黛,佳期如许
闻到你十里芬芳
四时有序,又逢立春
重新开始,继续进步
一起向春天